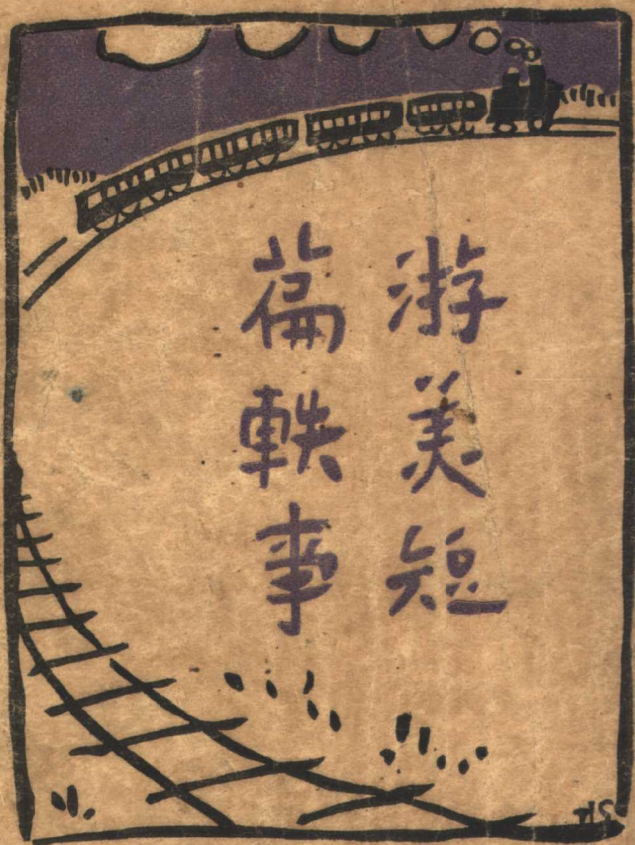




游美短
徧軌事

Theodore C. S. Chang.

游美短篇軼事

遊美短篇軼事新序

我自從經過了一二八事變以後恍然覺悟，看到我以前所做的一切事工都無價值，尤其對於自己的著作覺得是毫無價值，要想拿來投諸烈火，就是遊美短篇軼事亦不能免。當時我覺得萬念俱灰，幾欲自殺。後來幸虧記起聖經中有耶穌拯救罪人的話，我既是罪人，當然也得受耶穌之拯救；而且我的一般親友也都是抱耶穌的精神的，他們都來勸慰我，鼓勵我，所以我那神經上的刺激和失望的心情漸漸平復了下去。

一二八事變發生時，我的家庭適在江灣路礮火線下，所有房屋物件統遭焚如，而平日所珍視的書籍、畫片、信札等一旦被毀，尤覺痛心。一小部

份的書籍文件事前放置在外，幸免於厄，劫後餘灰，彌足珍貴，其中有一封胡適先生的來信，是與本書有關的，也未焚毀。現在我把胡先生的信發表出來，雖未徵得胡先生的同意，可是我想胡先生不致反對吧。胡先生雖然給拙作生色不少，可是除此之外，還給我很大的鼓勵，使我益加奮勉。

我留美的四年可以說是我人生中最理想的一段，在這本書中隨時可以看到。不過有一點須要在這裏聲明的，就是書中所講的許多事情並不全是事實，有許多出於理想和言過其實之處。此外，我對於胡先生的評語也表示接受，就是我對於紐約的確不很公道；像紐約這樣的一個大城市中固然有許多罪惡，可是當然也有許多好處，不能一筆抹殺，我在紐約的時候，心境不佳，不知不覺影響了文筆語氣。

本書前在別處出版，已經印至三四版，現歸廣學會出版。
下面是胡適先生的來信：

『頌羔先生：

謝謝你送給我的小兒子的書。他今天有點小病，睡在床上；等他好了，我再叫他寫信去謝謝你。

你的努力，真使我驚佩。我希望能學你的勤奮有恆。

你的遊美故事使我生羨。多年以前，我也想寫這樣的一本書，教人知道西洋的文化的真相；前年二次歸國，又想把一些新感想寫出來，只寫了五六段，便擱下了。今見了你的書，我很慚愧。

你在紐約住的似不久，故對於紐約不很公道。

匆匆寫此信道謝，卽祝

安好。

胡適敬上。

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胡先生的這封信沒有被日本軍人們的野火燒掉，這是我視爲很幸
福的，特意的在此露佈，那末，下次卽使這封信被他們燒掉了，但這些書也
許不致一一的被他們燒掉罷。嗚呼日本人！

編者，

二十二年九月三十日。

遊美短篇軼事初版自序

我作這本書的動機，是由於我的一位美國老教授曾向我這樣的說過：『希望你將來歸國後，把在美國所遇見的事多少寫幾篇出來！』那時，我便深覺在我留美四年中所遇見的事，實是我介紹給國人的一個良好機會。但我起首真不知怎樣的寫法，倘使用歷史攷古的方法去介紹美國風俗人情，以及種種文化，則必是一件很大的工作，能不能做成？做成後，不受國人的歡迎？還都是問題。所以我後來便決定將我親身所遇見關於美人的事情，忠實的記錄下來，本色的美國人民真相，或可由此使國人更能明白一些。

照我個人眼光看來，凡我所遇見的幾位良善的美國人，大概都是基督徒，——雖是基督徒中間也有不盡良善者在——至於那些自私的資本家

或少數報館中的新聞記者們，因為要保障他們固有的文化的地位，尊崇他們自己的身價起見，便很以不高興的態度對付中國人，又有些從來未曾到過中國的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就普通上說來，好像較優於一般到過中國的商賈官吏，或是傳道士！但我也曾遇見有些好的美國傳道士，他們對中國人，也能表示一種親善的同情，那也是不容一概抹煞的。

我覺得我們對於外國人的態度，應該有分別，勿一味的歧視，以免埋沒辜負了良善的人們！我們更當互相諒解，以引起雙方深厚的同情，則東西文化，又怎見得不能調洽？國際親善，又怎見得不能實現呢？

末了，我須申明本書內雖非盡屬傳記，但其中大部分卻是由我親身經歷中得來的。又作本書時，得着米星如先生的助力不少，也應在此道謝！

謝頌羔 一九二五，八，十一，上海

遊美短篇軼事目次

(一) 約翰和馬麗·····	一	(十二) 我的老教授·····	八四
(二) 我的東家·····	一一	(十三) 戰勝的紀念節·····	九〇
(三) 難忘的聖誕節·····	一六	(十四) 伊的幸運·····	九七
(四) 三美女·····	二二	(十五) 奇怪的帆船·····	一〇六
(五) 老僕的故事·····	三二	(十六) 三個從大戰歸來的青年·····	一二二
(六) 資本家的紐約城·····	四三	(十七) 兩個父親·····	一二五
(七) 三牧師·····	五〇	(十八) 兩個家庭·····	一三五
(八) 苦學生·····	六二	(十九) 黃白的愛情·····	一四一
(九) 回憶中的華盛頓·····	六九	(二十) 羅斯福寫給兒女們的信·····	一五八
(十) 遊紐約油畫陳列所·····	七四	(二十一) 獄中人·····	一七六
(十一) 鄉村生活的一幕·····	七九	(二十二) 聖誕節的新意念·····	一七九

約翰和馬麗

我所讀書的那個城，名叫奧朋城。當我抵美的時候，正是美國已經加入協約國的戰團，那時歐洲的大戰風雲已經十分的緊急了。

我在奧朋城中並未曾看出一些戰爭的痕跡。那裏的人們都是仍舊爲着他們的工作忙碌，商店裏的貿易仍舊是那樣的熱鬧；工廠裏的煙囪也正在冒着濃厚的黑煙；平靜而遼闊的街道上往來着各種車子；居民的景象也是十分的安甯，毫不呈現一點擾動的狀況，幾幾乎令人想不到會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戰爭發生出來。

那城中的人們，在禮拜日都停止了他們的作業，上午到各禮拜堂裏做禮拜；下午就結伴到瓦斯谷湖裏去遊散。那湖是全城風景最美麗的地方，雖然沒有甚麼綠柳紅桃點綴春光，像我們賽日的西湖那種景色，但也有葱鬱密茂的樹林，蒼翠欲滴的水草，柔膩漲綠的湖水，漪漪漣漣，平得和一塊明鏡彷彿。湖面上飛翔着、徘徊着、無數時來時去形似八哥黑毛黃嘴的小鳥。沿途的空

氣，至爲新鮮。小溪裏的水潺潺的流着。田野中的小花，燦爛的開着。牧場上的羊羣潔白得如同碧綠的地毯上堆着一團團的新棉。在這種甘蜜而溫和的環境，人們泛着小小的白皮艇子，由風中送來一陣陣悅耳的歌曲，我真不信有甚麼凶惡的人類會在這世界中互相廝殺，演那凶殘酷烈的慘劇呀。

我到了那城中，直至過了好幾日，由於我的觀察，方才漸漸知道從前的臆度原來是完全的錯誤了。我到居民們的家裏去的時候，看見那些頭髮蒼白年紀老邁的母親們，常常虔敬的跪在地毯上祈神。面容上呈現出一種悲切的表情，恆切着爲伊們那些遠征的兒子們祈禱，希望藉着神的護庇，可以生還故里，家人團聚。他們——居民們——一面接到由戰地來的凶訊，那就要暗地裏號哭，哀慘的聲音，使人聞而心悸！啊啊，我知道了，他們的表面上雖然鼓吹着、保持着、一種靜謐昇平的景象，原來是由於內心的憂傷已達極致，只好去尋些無聊的樂趣，以解愁腸，這正如傷心到極點的人，不能哭出甚麼眼淚，反倒笑了出來一樣的可憐啊。我既經明白了他們的內容，他們那些愉樂的事兒，在我看來也都變成含淚忍痛的追歡了。

現在，我要把恰當這個時候的一件可泣可感的故事說出來，——這故事是出於那城中一個平常的人家，並且完全是由於戰爭所造成的。

奧朋城雖是許多很小的城中的一個，但城中的居民擁有富厚的資產者，爲數却衆。那般富人們都聚居在一條街上，因此，那條街的別號就喚做富人街了。在這街中，常常出現一個身材高大、精神活潑的青年人。他有一副健壯而秀美的容貌，秉着聰穎而明達的資質。他是常常快樂着，走起路來，總是昂着頭，把那金黃色整齊的頭髮映着日光發亮，那個姿勢既是雄偉而且溫良。他是富人街中一家屋主的愛子，他由於父親所賜給的名字，是喚做約翰。

約翰自從進了那城中一個中學校裏讀書的時候，他就認識了馬麗——那個美麗而聰慧的姑娘。伊是住在貧人街裏的，伊並不是富人家的女兒，但伊卻有令人羨愛的美麗和聰慧，並且伊的性情又是十分溫柔高尚的，因此，就足以吸引約翰對於伊的真誠而熱烈的愛情。他們是由於光明而純潔的友誼，進而至於互相羨慕，互相眷戀，直至兩情融洽達於極度，於是，他們由於雙方的情願，就締結了婚約。

當他們訂婚不久，歐洲的空前大戰已經開始了。但是，那時美國還未曾加入戰團，所以他們在這美麗的小城中，仍能度其天真安穩的生活。他們同在一個學校裏讀書，他們的形影刻刻的追隨着，不願意有片刻的分離。他們彼此共同研究各科的學問，互相質難和問疑，親密得無以復加。約翰有時要去和別人賽球，則馬麗必要隨在他的身後，同赴球場，爲他竭力的喝采助勢。馬麗有時要到湖裏去遊玩時，約翰也必立刻伴着伊同到湖邊，他就撐着小船，在那碧水柔波中互相吐露衷曲；遇着快意，就同聲唱着他們所最愛的歌曲，竟使水面的飛鳥都能爲他們更加歡鳴起來，水裏的游魚也要昂着尖而小的頭，伸到湖面，去賞識這一對神仙中人的風韻哩。

在一九一八年的一个春日——那正是一個禮拜日的下午——他們又同往湖畔，在那樣爛漫的春光裏，這一對璧人蒞止，正該爲湖山生色不少。但那時約翰却不再能像從前那樣的高興了，他黯淡的神情，悽惶的眼色，把那活潑少年的歡樂，盡化成冷漠的悲哀。這種憂愁潦倒的態度，是他從來所未曾有過的，所以立刻就被馬麗所覺。伊是忍不得了，就開始問他道：『你覺得怎麼樣了？親愛的約翰，你莫非遇見甚麼不高興的事麼？』約翰只沉默着，這樣過了許久，他是不能

再忍受，使伊煩悶而傷心，並且也不能再延遲了，就直截告訴伊，他將離去這和愛的家鄉，去到那酷烈的沙場上去，加入這次的大戰，要爲國家和人道的緣故，去度那槍林彈雨的生活了。馬麗聽了這個消息，心裏實是悲痛已極，但極力的鎮靜着自己，不使把感情表露出來，却反很莊重的向約翰說：『這是很好的事，你去爲國効力，我極端的歡喜，並且願意你做一個饒勇的戰士！』

過了兩天，約翰就離開了奧朋城，他並非立即馳往前敵，却是和一班應募的新軍同往一座大城中去受一種特別的訓練；在這城中將要再過幾個月的功夫，然後纔編入正式的軍隊，開到法國去加入戰線。在這幾個月的中間，許多兵士的嬌妻都從各處趕赴那駐紮訓練的大城中去，和伊們親愛的丈夫相遇，以傾訴滿懷的情愫。但是，多情的馬麗自從約翰去了以後，却從未到過那裏去和他謀面。

那樣，光陰過去得飛快，那訓練的幾個月很迅速的就過去了，於是，約翰立刻要跟隨着隊伍動身赴法。他在臨赴法的前一夜，曾經費去許久的時間寫一封長信寄給馬麗。他到了法國，馬麗又接着他自法國聯軍營中寄來的一封信，只是報告他已安穩的抵到那裏罷了。從此以後，直過

了很冗長的時期，再也沒曾有甚麼音信了。在這個長時間中，和約翰同去的他的哥哥，也是同樣的沒有信息寄回來。

一天，關於奧朋城約翰弟兄們在戰地裏的信息傳來了，那並不是他們自己寫來的，卻是軍務處打來的急電。由於這個緊急的電報中，報告出那時美國所撥去的軍隊，正在努力着攻打興登堡戰線，因為那城池極其堅固，德國精兵又屯集於此。軍中死亡的人數極衆，那時約翰弟兄二人恰巧就是在這枝軍中，自然也是在許多陣亡的英俊少年中了。這個惡耗傳到奧朋城之後，馬麗悲痛已極！伊哭泣得過度，甚至屢屢暈去。伊這時自己悔恨着從前當約翰在大城中受訓練的時候，未曾去和他會晤，以為自己對於他的情分實覺得太淡薄了！這種思想，使伊心痛。伊追想着自己和約翰相識以來的每一種小事，伊的柔腸已經寸斷了！

馬麗向別人宣誓，自己終生不再嫁給別人了，因為約翰就是伊唯一的愛人。並且，那時又有一件最難堪使伊更加傷心的事，就是約翰的父母在得着這種凶信傳來以後，不久就得了重病，父親在病了不久的時候，就撒手死去；母親雖然還有一些殘喘，却也不過是苟延着時日罷咧。這

些險惡的事，使馬麗悲傷得甚於死去；伊又常常爲了想起約翰而致昏厥不省人事。

再過了兩個月，軍務處的電報又來了，他們檢查那些陣亡將士的姓名，方纔知道約翰的哥哥實在是已經陣亡，而約翰只不過受了一些傷罷了。馬麗得了這個消息，心裏快活已極！恨不能立刻飛到約翰的身旁，去爲他裹創敷藥，安慰他，看護他。一日，馬麗得着一個電報，知道約翰要快跟着一班傷兵們回來了，伊馬上預備好了，就趕到紐約去迎接他。

伊站在那寬大的碼頭上，時間過去得十分長久了，伊眼看着那滔滔不絕的海水，心裏想道，當他來了的時候，不知道我還能夠認識他麼？他也能認識我麼？我們見面時，當怎樣的快樂啊！伊只這樣不絕的沉思着，那隻偉大雄俊的輪船已經漸漸移近，最後竟靠上碼頭了。伊張大了眼睛，屏着急促的呼吸，看見船中紛紛走出來的人，有的是折了臂、蹙了脚的，有的是斷了雙腿，用白的紗布包裹着，由兩個人攙擡着、扶持着、走的，更有的把頭用大的黃色布幅完全的包裹着，由別人擁抱着走的，上千上萬奇奇怪怪形狀不一的可憐的人們都從馬麗的眼睛前走過了，但都不是約翰，最後，下來的人漸漸的少了，伊方纔看見約翰，他的像貌已經是大大的改變了，和從前竟判

若兩人，不但是身體十分羸弱，並且雙睛已盲，只用手扶着一個工人的肩頭摸索前進。馬麗的心跳得極快，週身的血都湧沸了，放開脚步，立刻奔向前去。

『約翰！』伊大聲的喊着。

『馬麗！』他也能立刻辨出這是誰的聲音，而顫動的嘶出，這一聲來。

他們互相擁抱着，只覺得萬種的悲哀——奔向心頭，熱淚一顆顆沾濕了他們的衣襟，他們却始終沒有甚麼話說。

奧朋城裏的人隔了兩日都知道約翰和馬麗就要從紐約回來，並且不久就要結婚了。當他們如期回來的時候，全城的人都去歡迎他們。衆人爲他們開了一個極大的會，這會中人都極力的表讚約翰的戰功，約翰和馬麗被家人寵愛敬奉得異常高尚；但却終不能釋去他們心裏潛伏着的悲哀。

那時，德皇已經棄國潛逃，德意志是完全失敗了，協約國得了大勝利，到處都開着慶祝的宴會。新聞紙上用很大的字母印出約翰爲國戰爭的動績。但是，他的雙目已經失明，他已成爲盲人，